

加車：那默不好作答。

那不好。(默然作答。)這且不提，悉達太子，現在允許我向您質問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嗎？在您結婚前，我做了太子的學伴，跟着太子用功，一塊兒遊玩。可是現在做一個外交官，隨着工作上的耳聞目見，所

太：第一是，這個世界和人類，是怎樣做成功的？

太：那是我所不能瞭解的。

車：對不起讓我說吧。車匿先知道的。

太：不錯，車匿懂得祈禱的事。是的。我每天祈禱着。

先是拜司馬双神，拜太

加車：（默不作答。）
加：這且不提，悉達太子，現在允許我向您質問一個思想上的問題嗎？在您結婚前，我做了太子的學伴，跟着太子用功，一塊兒遊玩。可是現在做一個外交官，隨着工作上的耳聞目見，所思考的事也增多了。譬如國家的命運，不祇是一個外交官，而是整個世界全體的問題。又如我自己一個人的人生問題，思量的事也漸漸地加多了……。這樣認真的問題，可以

說正中下懷，如果加爾泰單是交遊的友伴，是不足以尊敬的；能想到那裡，前途倒是頗有希望。太子，反對出家的車匿，是不是不能再做太子的侍從了？

車：太子。這話未免太過於殘酷了。我的忠誠是過去和現在的，乃至將來，始終絲毫不變的……所以太子。我雖粉身碎骨，也得把那出家人找到處了。每天每夜，一直到尋着為止。

加：那是善好的事。我也要向你乞願。

車：我立誓。

加：悉達太子！現在讓我提出幾個問題，懇請太子予以解答。

……（默然）……
……第一是，這個世界和人類，是怎樣做成的？……
……那是我所不能瞭解的。……
……對不起讓我說吧。車臣知道的。
……不錯，車臣懂得祈禱的事。……
……我每天祈禱着。……
……先是拜司馬雙神，拜太陽神，拜月神。靠着幸福禱，我遂能得着幸福。……
……回顧我的生涯，曾一度慘爲奴隸，如今却是好體面的迦毘羅城的御馬師。——這是浮飯大王教我達太子，在我們學習吠陀時，常常爲讚美諸神的德威而歌唱。想起那來留戀極了。……難道那些讚歌，現在對您毫無用處？……
……這個，在今天的我，也不知其底蘊。但是吠陀族的古詩人所唱詠的讚歌，在今天已不契合了。……
……住在山地的原始人本來是安樂的，但移居到吉吉斯河畔的印度人，却不能不爲吃而勞動了。……
……一單是衣食之道也不是容易的事兒。連小小的一个人人都在無知中體驗着。接受一切自然的賜與，所以才那樣的讚歌吧。……至於現時祈禱能够得到些什麼？並不盡然啊！——目下不是國與國在鬪爭嗎？階級制度使商人不是很嚴重地虐待着奴隸嗎？

太：車神的數目究竟有多少呢？現在的我，也不曉得這個。可是一神教也好，汎神教也好，車匿到底，是不能了解真正的意義的。車匿所能漸漸明瞭的，便是：不是祈福，幸福，便是：不是祈福，幸福，便是：——咳！這樣的問題不談了。今天我們的問題是，要怎樣使我們，這與生同來的肉體，能够過着真正安心的生活，現時的我，連這個也不能明白。

加：這樣生出來的人，厭惡痛苦，追求安樂，即使多一天也好，總想要過得長久些。這是毫無理由的，而且是當然的事！

太：正是這樣。不管你怎樣地厭惡苦惱，祇要人活着，終免不了落在苦惱的世界中。就是求快樂，已是已經墮入痛苦的深淵了嗎？加爾泰你不是說着，樂也有，這我苦也有，樂也有，這我也是爲了樂而生活着。

加：苦也有，樂也有。可是我說人類因爲樂而活着，這却不能明瞭。奴隸的生活那裏有樂？國際關係上又那裏有樂？人與人之間是沒有爭奪嗎？我現在要求一位乳母。連這也不容易得着啊！——即使多一天也好，總是想要求活得長久些，這是加爾泰說的。那可能是意味着同時能得安樂吧。可是樂



世界是那麼容易在這一個世間有，在這人對已身的看法，慾的持重，也絕不是簡單的事。——車匿。你方才該當親眼目覩過老、病、死的，世相了。因此也該悉達太子，那要使車匿了解是很難的，只因我從未見過那般莊嚴的威儀。所以我想出來了。這個念頭是不能再更正我的見解。

太：我願成爲『那一個出家人』，願意成爲『那一個人』，願意成爲『那個出家』。——在北門遇上的『那一個出家人』，好是？不是？

車：太子。世間的鬭爭，簡直惡劣已極，就看那乳母的家，即令我疾首蹙頊的說，能和不能。可是，這也不是人力所能及的咧。

太：能過的問題。若照根本的說，是不是人們有了這個肉體便是苦？或是說持有了肉體者不得不閼死？是不是就安樂死？但是我爲什麼沒有母親？這個疑問雖不能解，但，因爲見到了常露着喜色的出家人，似乎我所期待的這個，將有希望了。但話又回復到出家了。但是悉達太子，不是『出家』好嗎？只有『那個出家』——在北門遇上的『那一個出家人』，好是？不是？

加：出來的人體，如何免得會老，病，死？這個問題，內都沒能解決。好好生出家來，似乎我所期待的這個，將有希望了。但話又回復到出家了。但是悉達太子，不是『出家』好嗎？只有『那個出家』——在北門遇上的『那一個出家人』，好是？不是？

車：苦的連續？有能活着而
不爭逐的方法嗎？世間
爲何有這樣的慾？
太子：太子。再說說不完的。
車：車匱以最至誠心向您稟告，我已堅固的決心。
將自明天起每天，赴湯蹈火，無所顧忌，必要求到。
太子：但是太子必須同車匱有個交換條件。那就到。太子不再提出家了。
因為要將那位出家人帶到這裡來，就請太子許我以不出家爲交換條件約吧！

加：那就是說要做海外留學太：加爾泰把它作任何新解太：生了？並希望姨母也能諒解。車：可是，太子。一旦出去車：那麼世界要是好的話，似乎也沒有特地回到聖界來的必要啊。太子：唉！就怕這樣啊。耶輸陀羅：原諒我！今天晚上我不知怎的，好像有幾末日將到來的感覺。好心願現，連一個都不理取。現在要道出最後的願望。耶輸陀羅：請聽我說。我現在知道了太子要出家的志願，因此不能阻止他。我也一起帶了去。請去耶輸陀羅，我也想帶您是出家，單是賞花遊山而已。那樣的出家，我還沒有聽說過。

耶：太子和加爾泰都是學者。在深奧的書本裡並沒有提到過森林的修道者。我們是知道的。我想您們是知道的。有的曾幾度立志，幾度挫折，沒得到什麼又同到婆婆。我是不願意做這樣的事的。那麽，無論如何羅睺羅和耶輸陀羅是要被捨棄了！

•者譯文本•

現我以外這裡，我要與加爾泰分別。現在也想與耶輸陀羅離別。（靜靜地合掌。）



王爛如居士，現年二十歲，臺中市人，省立臺中光復國校教師。現任臺中師範畢業，現任從半僧（呂佛庭）居士習國畫，兼學佛，受其師之薰陶也。王君青年有爲，天眞純潔，前途光大無量，可爲預測者。

